

千頃齋初集

千頃齋集卷之十四

汝南黃居中明立父著

文部

序

錢肇陽四書證義序

治四子言者漢有詁唐有疏宋有箋至紫陽子而集其大成尊紫陽者絀漢詁然而紫陽證漢詁者非盤漢詁也何者微漢詁靡所啟紫陽也悅東越者詆紫陽然而東越證紫陽者非

蓋紫陽也何者微紫陽靡所啟東越也紫陽以
漸修標義爲學人立法東越以超頓明宗爲上
根設智夫頓之與漸則有間矣然以紹明聖真
而發揮道妙則可互相證不必兩相非易不云
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遐想吾夫子當年微詞
與旨卽及門七十子已不盡領畧其概或一再
傳而失之况閱千百歲而下火於秦蝕於壁亥
豕魯魚於傳寫而必欲字比句櫛執一家之見
解爲印聖之筌蹄不幾彌索而彌晦乎故紫陽

未竟之秘未必不待後人之參訂也。今東越生
而同堂出疑義相送難未必不迥然解順也。而
柰何各立門戶以相掎擊室之戈而衷之甲爲
則淺之乎求紫陽而不善證焉者之過也。紫陽
之學未嘗不精其深心微義徹上徹下未嘗不
玄不妙學者不察淺而求之訓故疏釋則以爲
是口耳記問之業不若東越之新奇可喜標指
見月厭家珍羶異錯紛紛多岐亡羊滋甚則亦
不善證紫陽者之過也。雲間錢肇陽氏少而沉

酣四子潛心鑽研著證義一編一稟紫陽功令
而間折衷東越諸論著補其所未備不鑿空不
駕奇縱衡參伍明白了洞要以抒其胸之所見
與學之所得以共明聖人之道而已其言曰以
書證書以紫陽證紫陽破執着之非以明無意
必固我本旨嗚呼尊紫陽而不泥紫陽斯其爲
善證紫陽者與編刻於金臺一時館閣鉅公無
不珍嗇大中丞曹公見而心賞曰是宜司南學
者盍廣其傳以爲尊朱之鼓吹學者由證義證

朱傳由朱傳證四子則一切謬悠之說當廢然而自反其亦庶乎不以訓故疏釋求紫陽而無負大中丞公作人之盛心也哉

又

蓋家伯氏爲余言雲間錢氏之多僑吾於南雍得稚宣於南闈得稚文二惠競爽意以爲機雲復出本之家學則其家大夫肇陽先生淵源所自云先生業制舉卽有志聖賢之學公車下帷足不窺園日手四子言濡首果腹其中間有疑

義面壁鑽研不迫然點胸不止丙夜有得輒披
衣燃燭手自疏記績有成帙題曰證義余授而
卒業大都濬發慧心剖抉霧秘以眉山廬陵之
口闡洙泗濂洛之旨深言之刺扃淺言之近帶
極言之中竅引言之省括大言之彌六虛小言
之入無間宗紫陽之功令而融其拘師姚江江
門之玄解而汰其寂卽不規規宋人帖括而沿
流溯源由本達枝語語皆周程心印自非腹笥
半豹目破全牛何能透悟爾爾蓋洵學海之梯

航抑亦玄珠之象罔矣乃伯氏又爲余言先生
內行修潔悃孝友睦族割股產三百贍其不能
舉火者生平寧澹出之天性笙絲不入耳紈綺
不被躬盛年不再娶姬姜嬖童不御左右讀其
省言之作髮爲竦頰爲汗則又非高張其舌界
疵其躬者埒也今人動稱講學亦動惡講學秋
天泥淖至以仁義爲奸窟有如先生之斤斤踐
履心迹雙符言必摹經動必準聖卽借爲道學
解嘲可乎不可乎二子稟先生庭訓束脩至誼進

文章而道德之異時譚文者以先生爲明允而
二子爲軾轍譚學者以先生爲大中而二子爲
灝頤譚世德者以先生爲太丘長而二子爲元
季方則先生之自證與證於二子者又不獨二
陸之華僅僅詞賦稱雄已也余不佞敬以三不
朽期先生父子而證之家伯氏

刻禮記明文正鵠序

自荆公罷詩賦開經義之科而國朝因之鄉
會闈三載再闢每賢書出學士遵爲嚆矢如射

的然夫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苟無常儀的卽貫
虱中秋毫沒石飲羽猶妄發也文亦有儀的其
於制義則程墨是已程者衡也上以衡士使就
式焉墨則士自爲程引繩削墨而方員曲直類
若畫一有偏於先訓且以不適罰矣宜士之赴
若鵠也乃今功令歲申士習歲詭秩宗氏字糾
句摘密於爰書而或妄意其先末後本峻網於
毛膚薄繩於神理障川廻瀾之效亦遂能廓如
如韓退之時乎夫文以譯經也昔先正之文大

都元本六經出入諸史而後旁及子家參伍儒學以暢其支而窮其變故雖言人人殊皆能自傳其意以與聖賢之旨合今且尊子界經叛儒佞佛拾發冢操戈之殘潘發吮嚙聾瞽之悠譚擗管災梨汗牛克棟而經生家益襲爲套括倚爲捷徑餽釘襍積以徼一日之遇吾事畢矣豈惜身後名而俟之沒世不可知之人爲且上之所禁若此所收若彼今之主司亦昔之舉子宿暈飫其膏肓新聲簧其快耳如丁長孺所云不

能使主司去習目而欲令舉子去習心庸可冀乎故欲釐文體在明經術欲明經術在屏異說欲屏異說在禁坊刻時文而一以程墨爲鵠士非六籍無宗也非先秦子史唐宋諸大家無涉也非濂洛關閩之語無從帖括也卽有結撰非抒其胸中之所自得無從獵取也養根以俟實加膏而希光綺障不黜而自消限字不嚴而自簡矣蓋余之謬爲管窺者如此間以語二三同調無不迥然解頤而友人陸生元美猶願有復

日戴記故少坊刻業禮家膏肓未痼也而程墨
未有定盍選諸余謂禮之套括昔病腐今病浮
浮與詭等耳則曷不以先進鵠之無論弘正卽
嘉靖中葉漸入綺靡然觀其制舉文往往通經
窮理按物肖形其傳神寫照處有今人不能道
隻語者柰何以陳人之聲咳舍之吾於弘正取
其質有文者汰其僂於嘉靖取其格法森而華
寔茂者汰其支慶曆近製取其詞理雅馴之不
謬先程者汰其浮與詭雖畧古詳今亦就俗性

之所近而加撓搏焉其於人人較易且錄先程
後墨殫半載目力而後竣事題之曰明文正鵠
以公同志使高者神游彀中巧運象外次亦斤
斤彀率如矩如附無失我 聖朝制科之意是
亦鍼時之一法也若夫布侯張機省括合度範
千萬人之巧力以共射一招則衡文者方起代
維衰余何間焉

刻明表練影編序

表之言標也辟物之標要在章顯而駢麗之上

何蓋頌主德述下情明已意象物則其言則巖
廊獻納着野語不得其體則揚厲鋪張着酸語
不得其法則莊雅典重着寒儉廉纖語不得使
事毋貪纒結則意掩鏤詞毋巧綺靡則神傷博
以取材毋曼衍而夸頌以寓規毋憤厲而激惟
劑律呂諧宮商絕繁縟抒真素色契玄冥而聲
中疏越意若貫珠而詞如束帛是爲鸞掖之鴻
章斯乃韻語之極則矣瑰麗推唐類諧而事核
故模唐者以王駱爲宗爾雅擅宋采動而神流

故倣宋者以歐蘇爲的自非然者卽博侈五車
奇闢一字於渾噩之體何當焉今學士家亦用
四六應制科而困於帖括其於儷偶駢語輒曰
雕蟲小伎取闡中咄嗟辦第枵腹空拳應之其
瞻者不過掇殘瀋賸香言之無文安問體法此
喬君求氏練影編之所爲輯也君求腹富經笥
胸懷絡壁苦心漁獵積有時月於程墨取精而
旁及館課家藁與密勿奏對之篇則余有弋獲
間亦佐其什一公之梨棗司南同志亦曰范古

以今滌源自委俾取具棘中試毋窘於枵腹空
拳則法後王便耳若夫以唐宋之體裁陳虞夏
之謨典用休文之聲律寫子瞻之興致遠追徐
庾近接宋元是在讀者之得意忘筌不則偷香
拾瀋又實雕蟲者口矣

南國觀風錄序

直指使者清淵曹公奉璽書答應天等六郡輔
軒四履從舉刺之隙都試部中諸生而手其甲
乙若剖蒼素數一二無錙銖失事竣遴其嫻於

詞不詭於理者付之攻木題曰觀風錄而屬余
不佞叙簡端余謂風胡以觀也起青蘋搏羊角
而上是非可物色也而遑遑得之於其聲若比
類而觀則漆園所云人籟是已乃班史謂民函
五常之性其剛柔緩急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
茲炎炎詹詹寄之口吻者顧繫之風奚也毋亦
以呈貌抽心非雕非蔚攄二儀之苞符發六籀
之靈祕尤稱人籟之至者乎在昔詩陳四始風
缺三吳彼其時文教未通中國故耳然而東魯

精華得者言偃列國聲歌札肆譏焉夫夫非菰
蘆中產乎炎漢而下作者代與人握泉岱之珍
家耀湘中之寶其後一變爲典午之玄言再變
爲齊梁之綺語雕龍繡虎林蒼川冲至趙宋氏
二朱之經術出而後粹然一軌於正今之留都
與夫皖城大鄣宣州秋浦姑熟桐汭則古句吳
之墟而江左之風流在焉自高皇帝龍飛南
甸此地遂稱豐鎬而茲列郡者乃得比於三輔
首善二百年來樸棧薪蕪無斃譽髦斌斌人文

甲於縣寓而直指公復加意章縫誘進以仁義
冶鑄以詩書一時士心翕然滌腸煎慮務畢其
技以求當公指今讀其所錄文言不一腔均麗
於法體不一局均澤於雅黜東晉之塵譚敦紫
陽之實詣洗風雲月露之靡尋洙泗河洛之源
斯亦三籟之正始而南國之鉅觀矣豈所謂剛
柔緩急水土之風固然耶抑直指公所誘進而
冶鑄足風之也藉令孔子刪詩而當今代其能
亡進諸士於言偃首吳風而賓之上國乎夫士

民之觀也吳天下之觀也風民以土風天下以
吳異時公采風而貢之當宁當宁盱衡而問吳
風何以顧化若是必喜而重吳吳重則天下響
應吳如高皇盛際時則斯錄也其公同風之
左券也夫

孺初毛公制義叙

越新定孺初毛公以公車聯第拜雲間李雲間
故巖郡李佐直指行部兼督四郡大小獄其劇
倍它署公去諸生不能一歲所脫鉛槧而爰書

郢斤丁刃練若素官門以外如春門以內如秋
輔軒所至氓愉吏肅卽霽雲之臨照威鳳之翔
集不翅也余始與公交卽之溫然若賓冬曦聽
其譚娓娓然若霏玉屑久而醉其德陶陶然若
金莖沃而醍醐灌則私竊自幸以爲獲從公後
左右提引而匡其不逮可無大郵於羣僚百姓
旣而迹公政乃與其人合其平衡其矐冰其鑑
秦銅其持岱嶽其發谿壑不獨負台儔之稱蓋
已具廊廟之器矣乃今復卒業公文則興到筆

隨神傳景會其清曠絕俗如辟塵之犀其詞源
遶湧如百斛之泉其機鋒銛利如吳鉤新礪水
斷陸剗其疾驟急馳如八駿西極萬里一息至
其靈鑰自開雄姿獨勝又如奏洞庭而酣鉅鹿
聞之魂搖見者辟易公所謂詞壇之飛將文場
之驍騎非耶固宜其標異舞象縈試前茅一發
而無留行也余於公亡能爲役獨以其人知其
文以其文益信其人與政公殆緣儒飾吏輔律
以經合由求游夏爲一科者哉何兼材而雙詣

若是諸序公文者類詫其山川侈其家世以爲靈秀孕毓之奇而余獨詳於德器吏治推明元本所自蓋亦子輿氏知言之旨也異時者公秉樞衡握三寸銀不律而鵠多士扶衰濟溺砥柱迴瀾則茲文其左券矣

張茂卿初礪草序

余課帷中弟子其試第一而得雋者三若龔與嘉張茂卿范文若皆菰蘆異品也與嘉名藉甚子衿文若則童牙稱奇髮未覆額時業補逢掖

有聲矣茂卿舞象困白衣余從暗中摸索卽詫
爲東南之寶延之衙坐命兒龍師友焉余因獲
悉其帳中之闕間有結撰輒拈示余余每效它
山之攻出機鋒相送難迨然若以水投水靡弗
入也而邑侯劉公李公華亭侯熊公清溪侯金
公郡侯蔡公毛公直指使者黃公楊公並一特
人倫鑑鑒裁玄朗亡不前矛茂卿者茂卿名益
噪文亦益工遂以其秋登賢書聯擢高第人以
奇茂卿且以奇余射覆之非謬茂卿豈藉余奇

實奇余矣余觀茂卿學亡所不綜材亡所不詣
世人枵腹剗腸猶窘步於尺幅茂卿則洗洋浩
肆若出之倒囊世人枯髯腐豪或挫銳於衝風
茂卿則咄嗟淋漓可就之擊鉢固宜其俛發捷
收一舉無留行爾爾乃茂卿德厚信砉器沉而
韻古意若悔其業之未究而不欲以一第滿者
其言弓冶源流得之外祖林文學文學故陸宗
伯高弟而王相國畏友也崑光剗采以詒茂卿
世因知有文學人以爲史遷之楊子幼甯氏之

魏陽元茂卿實過之茲特其發矚始耳嗚呼余之奇茂卿也獨文乎哉

范文若十三篇序

文若幼負童烏十二受知許大令十三青青子衿矣旣浮湛諸生皮相者不無青白眼文若由由自若也歲甲辰余至海上文若以文贄余署其牘曰是汗血未齒者一日千里可俟也猶恨其癡黠半耳文若復由由自若余旣愛其神駿而或妄意其不受羈馭願稍抑情而就灑然強

文若之情就它人法文若能之而不爲也強它人之灑而效文若情則里頰捧心滋益醜耳故文若所得於片言不以它人連篇易文若所得於隻字不以它人絮句易夫自語自言自笑自歌者文之至境也故能言已之所欲言卽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則柰之何寄籬逐武拾前人口中珠而隨里兒調笑爲文若慧性靈樞秀發天成余時加捧喝遑遑針芥會心而巧運鬼工思窮塊坳有玄必鉤有語必瑰峻嶒則天柱之巔

險峭則懸崖之溜幽窅則瀕洞之穴蓋玄澹得
之貞父而奇宕過之孤絕得之無聲而鉅穎過
之當其意到神來排雲直上超津筏而駕汎寥
無論時輩捫心且令前詰披靡文若何頓詰兼
至若是它人以人文文若以已文它人無自倡
之伎文若有獨到之神此文若自解自喻不可
告人者惟余與文若共賞也菰蘆中乃有此人
哉同文若舉者有張茂卿齒與文若後先皆余
第一人而同收於願之楊先生其名亦相亞何

先生臭味與余券若是茂卿氣豐而材橫文若
氣孤而才穎茂卿則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文若
則徐夫人七首濡血立斃雖才情互岐而獨至
則同宜其並爲先生所珍惜也尤有進於此者
則鞠傳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沉不深不粹不
沉不堅入之沉深出之自然至寶不曜真人含
光則木鷄之望景嚮無應者反走矣文若超悟
起予其與茂卿質之楊先生倘以予言爲有當
否

龔生北游草序

蜃樓鮫室海市之變不窮竹箭貝鏐東南之美
亡盡古稱雲間材藪近則海上龔生甫丁舞象
之齡業擅雕龍之譽神鋒標映吐琳瑯於筆端
骨相峻嶒挾風霜於楮上賞音諦聽哲匠咸詫
爲登壇逢年多奇俗士或疑其操瑟幸哉不佞
謬叨一日之知袞然子衿遂篤千秋之契生旣
雅懷奇服益信余深余亦鑒負人倫徒得生重
雖受嗤於拙目終宵守乎玄心務寫照以傳神

期窮形而盡相初躑躅於燥吻則寸豪爲枯旣
淋漓於濡翰而繁黍罔失謝華啟秀孤芳卓爾
不羣叩寂課虛高韻超然自遠茲北游而問狂
屈益化臭腐爲神奇行南徙以搏扶搖將培風
翼於九萬蓋百戰百勝徵應已效於前修愈出
愈奇異捷應收於後勁惟是俛大音而諧里耳
融意匠以游天機落落茫茫運駕風鞭霆之手
瑩瑩淨淨呈鏡花水月之觀態色俱妍無令失
瘦於相馬火候具足倍熟游刃於全牛余請運

斤生其盡堊

刻王台承戴記言泉叙

曲臺記眎它經獨繁又疏解不盡出宋人紛拏
莫決經生學士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涯則
師承渺而記問囿茫無統一之故故求二戴名
家海內士指不一二屈間得其殘潘剩香輒侈
爲帳中之秘不肯指示人不知臭腐神奇日新
月異靈根具足隨人採取苟其濬發巧心獨翔
無師之智卽捨筏超堯而上何規規帖括者之

爲吾溫陵之禮倡自家衢州而廉州嗣之最後
宮端借余代興人人遂無不名黃氏禮者雖曰
箕裘故業然而人攄慧性自出心裁固不啻局
局守舊聞也余嘗以是求友四方索歲不得一
比來承乏海上從帷中課弟子得王生台承牘
大奇之則竊意其駒而汗血是將一日千里者
已而更以三禮家言贊則又喜其不餽釘字句
脫然筌諦蹊徑之外已徵其家世則諸父子與
舅氏喬穀侯並以禮獲雋南闈而觀察玄洲先

生又生外王父也家學淵源洵不可誣然生能滔滔自運無沿流拾潘近態則又寒水青藍足爲斲輪解嘲矣海上以禮起家自玄洲先生與潘王二三君子後先鼎足立而子與穀侯左右之歷數試未有後起者意其在生乎生行其集曰言泉昔人喻文於百斛之泉積不厚流不長乃子輿氏亦云盈科後進有本者如是也夫流於旣溢後發而先至余於生有厚望矣故因生之請遂書此以勗之

孫子京制義叙

余以三伏出都紅塵煎爍火雲鬱蒸僕夫告瘃
思霑道暍因息馬石城之顛得龍潭道院憇焉
院故饒修竹其蔭盈畝而孫生子京結夏其中
則余夙昔所神交以未及把臂爲恨者也一見
投膠遂申僑札連牀握麈揚扞千秋已出其近
業相印大都腹笥半豹目破全牛抉名理於深
心發壞奇於麗藻夏璜蒼若武庫森如余一披
而色眩再繹而頤解忽不覺其脫炎歊而游清

冷之淵謖謖松風之襲體矣一夕散步林端觀
雨中荷珠蕩漾倏散倏圓涼颼飄颻紅翻綠皺
少焉纖月半吐樹杪浮藍湧白若鏤玉葉置水
銀池中非空非色余躍然有省大呼絕倒以爲
得文家三昧昔人鏡花水月之喻殆非虛語夫
濃靄厲風驚濤怒浪文家不可無此奇觀澄瀾
淨冰縞霜皓雪文家不可無此清籟玄圃夜光
延津豐劍文家不可無此景色秋水芙蓉初日
緋杏文家不可無此姿態荷出泥以不染珠走

盤而不溢機在筆先神超法外斯亦文家之至
變也而欲拈以示人則茫如泡影空華了不知
其控揣之何從矣蓋子京與余其好爲深湛之
癖同其他悒侘際之遇亦同旣篤臭味敢忘箴
砭故於叙其文也徐理水月荷珠語質之非徒
訂結習之膏盲且以觀別後之修証耳

刻李伯玉二十七草叙

吳郡守豐城李公簿領文心豈弟作人月進部
中士橫經角秬而品其雌黃人望其腹無不洒

然易容者其長君伯玉承歡子舍昕夕稟庭訓
吾伊之暇挾不律登壇于喁遞奏劍戟交加每
長君出一牘吳士輒人人自廢當之辟易余北
上過金閭從韋別駕許得縱觀其所論著二十
七草大都抉名理於深心神玄悟於敲髓才可
以無所不騁能斂而就灑意可以無所不極能
抑而發其光收攝如在鑛之金縱發如離弦之
磬娟娟僊僊如藐姑射之淦風吸露簡質玄澹
如黃鍾大鏞不作錚錚細響至其興到筆酣神

飛景會又如僚之丸石之斤而丁之游刃滿志也噫嘻技蓋至此乎語稱燕函粵鑄工以其方箕弓裘冶業以其世伯玉翩翩鳳毛孕靈負異揆其方則楚材徵其世則濟美當百戰三鼓之餘賈破釜焚舟之勇天方授楚前矛後勁卽吳之水犀銳卒其能不避三舍也別駕請刷青以公同好丐余一言弁簡端顧余不佞何能爲伯玉玄晏惟是國寶家駒有目共賞豐城之劍光燁燁牛斗間世有望氣如茂先者必以余言爲

嚆矢異時執耳先登建旗鼓中原則茲草其一
映也雖微吳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周蓋和白下音叙

制舉雖小伎乎然未有不繇生入熟繇苦來甘
繇絢爛歸平淡者鍊之削九之繁刃之游蝸之
猶掇也皆凝神揣氣不敢懷非譽巧拙故能精
於其業矧操寸管尺幅意摹千秋以上人而肖
其脣吻情態者乎夫惟精意中鑄天機外溢巧
與法併而神與境會乃能了諸心以了諸口與

手不則如俗工畫竹胸中了無尺寸而節節爲之葉葉繁之寧復有全竹否此無它枵腹空拳伐林拾瀋心理之未湊而漁獵之競效也余於斯道蓋三折肱猶寧信度毋信足不能以牛鼎快鷄口今臣精銷亡敢向人前出片語供里兒調笑耶而晉陵周生雅稱臭味莫逆日以行卷相印可余得其月課讀之大都意匠理液去陳標新徃徃出人耳目外而深不違俗淺不隔雅了其意之所明行其氣之所止其於甘苦之適

生熟之妙絢爛平淡之致庶幾躊躇意滿不獨
皮毛象貌之求肖而已生故名家子雁行考功
公後侃侃僑盼以繁阨公車故破產圖南其子
汝玉童牙稱奇駒而汗血父子相師友下帷發
憤每有結撰輒豪爲腐髯爲枯卽餅罄釜塵不
問固宜其一變吳歛歌郢雪而國中和寡也嗚
呼黑貂敝揣摩成釜鬲奪駿辯入積行僉僉積
學紛紛長竿短造渠不較然生勉之尤有進於
是者黃鐘大呂不作細響元音天籟妙入自然

績三年馴鷄貫蝨之工于喁合奏行且陳鈞天
矢清廟播吉甫穆風而頌周宣中興之伐寧待
操南音自獻其鬱輪袍哉

方生南游試草序

今世譚文章家輒推吳閩爲嚆矢然輕疾遲重
各因其風詔令沉凝互極其致情韻機鋒標鮮
流采則吳儂唱以陽春脉絡理解擢髓抽筋則
閩士闕其象罔辟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生臭
味晞陽而岐品矣方生兆蘭者閩產也爲文斤

斤帖括守紫陽功令不佻不浮而時輔以盲史
腐令家言掇英而咀其華膚賦而力沉神清而
藻密駸駸乎有大雅之遺焉其於吳士之風流
巧倩拔異領新或能之而不爲顧其鎔式經誥
切理厭心析絲繭而燭秋毫意吳士亦未之先
也故一游南雍案試輒屈其曹偶司成顧公目
以國士不虛耳今天下文靡極矣大言小言競
效廉纖逐艷爭妍其細已甚驟聽之舌如嚼鶯
再索之味如嚼蠟則何如舍山珍海錯之奇而

饗牢醴稻粱之適也蓋此近來綺障而於吳獨
先今且浸淫及閩矣生勉之其務績學以儲寶
加膏而希光疏淪詞源化閩習之鈍重搏裁意
匠剪吳歛之美稗母曰南海一漚不足鴈行上
國哉倘曰余閩人引生爲重則有司成之品在

堯衢古樂府序

古樂府三百篇之支裔也東西京而下獨首曹
魏不失本來面目齊梁織體遂啟唐人門戶歌
行實其濫觴近則歷下瑯琊東海差稱具體北

地信陽癡黠各半李長沙以其樂府爲樂府非樂府也王元美曰近事毋俗近情毋纖拙不露態巧不露痕快哉斯言足爲樂府樹幟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乃今幾得之家小阮堯衢也堯衢天授旣高興致益復不減摺摺不必富然能幹運諸家摹擬不規規古人然亦不作開元大曆語其渾古沉雄峭峻勁爽徃徃淋漓盡興神境震絕讀之令人慷慨而歎歎今擬廣二編具在其擬者巧奪造化高可參東西京下亦不失黃

初至其滔滔自運則又超津筏而上逼跡之其
若夏之璜周之璞漢之壘尊知非近代間物也
堯衢它纂著業擅千秋名雄一代余弗具論獨
論其所爲樂府者如此蓋堯衢於余竹林之驩
殊篤恨余材不能當下駟賈其餘勇猶能鼓鬣
前驅異時者堯衢登壇而執耳余請屬橐鞬以
與君周旋

姚如龍臥雪齋詩序

往如龍與不慧論詩云巴渝變而風雅衰一鳴

百吠逐臭循聲遂令一二僮父空腹高心謬標
旗鼓如稚子吹泥畫壺萬口一腔聽之使人欲
嘔蓋拾潘公流至今日濫觴而甚矣吾爲詩寧
抑情而就格毋詘法以伸才寧爲藍田少陵隸
人不願作瑯琊歷下衙官故凡一言結撰必斤
斤求合語非建安黃初開元大曆無稱者人非
劉陸陶謝沈宋高岑無采者不慧獨愛其五言
排律思淵以渺詞典以則調清以越渾渾噩噩
夏璜周鼎望而知其非近代法物也如龍今且

作子長遊涉淮泗歷青齊聽高唐易水之歌觀
燕臺京闕綺麗熏心玄黃斂目其亦浸淫於大
國之風乎將永矢素業弗變乎如龍德厚信矻
茹淡攻苦義不以一猪肝累安邑其於鶉衣齧
食猶甘之也又安能舍故吾而投輓近之耳目
爲命其篇曰臥雪齋詩噫不慧之愛如龍又不
獨以詩也

龍符子賦小序

蔣中葆氏學窮五車識辨貳負武庫不足方其

富夏璜不足擬其蒼甫丁舞象之年獨擅雕龍
之伎今讀其所爲龍符子賦者藻思雲湧縉采
霞蒸字挾風霜纂組鏤文之闢麗唾成珠玉懸
藜結綠之誇奇二鶴爲霧羽標符比正平之鸚
鵡一品爲側生吐氣陋曲江之荔枝若覽揆之
宮商實詞壇之琬琰語是我輩定作金石之聲
寫競都人必貴洛陽之紙世固有奇男子若此
哉不佞人波斯而魂搖見大巫而氣盡此日陽
春白雪歎歌郢之和難他年羽獵甘泉應薦雄

以文似敬陳瓦缶謬當糝糠豈曰借鼎呂於三
都聊以吹劍首之一快云爾

省括編題後

虎林姚元素先生繇庶常登瑣闥晴窻之暇抽
繙舊史取古人因應御變之方彙爲一帙而部
分之曰言曰事曰兵其世自周迄元其人自明
辟察相諍臣策士以逮曼纓夷隸罔不收其文
自廟算帷籌工規莛議以及閨慧嬰智罔不採
其纂錄則本左氏短長涑水資治而旁摭子史

之雅馴者芟繁舉要由本達枝一切裨官頡滑
無取焉蓋一開卷而千百人之機智勇辯千百
年之吉凶進退存亡消長瞭瞭如在心目洵矣
保治制勝之的格君周身之殼率題以省括不
虛耳直指楊公悅是編也序而公之梓則先生
門人李明府爲政而某以文學掌故得與校讐
之役字比句櫛補苴缺漏庚二季乃絕魯魚刻
成先生謂某宜有言末藺維先生援古證今孳
孳體國借彼機關發我神智合萬人以共射一

招公收決拾之利其集思廣益一何忠誠篤摯也顧事變相錯若地形然轉盼咄嗟之間乍陰乍陽忽不知其南北岐而東西徙宇宙古今亦一大機局而可以陳言故牘膠柱而拾瀋哉是趙括之以父書敗而齊威公堂上之糟粕徒詒輪扁者誚也夫天地間霧明一氣鍾於人人則無人無機之用矣人人有機是人人而能爲紀昌飛衛而無柰利害中繫見聞外縛旁觀焚於聚訟當局困於掣肘嘆嗒自完窾會坐失縱弄

逢萌之巧卽有技安施記不云乎射之爲言者
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人繹其志以各射其
鵠機不虛張矢無妄發故功成而德行立則直
指公所云澄我神識無動機心無傷手於機事
真得阿衡氏遺旨也是先生所謂省也

凌有孚詩草序

代

江郎踞姑蔑上游閩浙之水陸夷庚輪蹄輻輳
令茲土者晨起鉤簿書期會漏下六十刻目不
交睫寧遑問風雅丞於令事若稍簡而職崇而游

微有飾厨傳而過者挾刺負弩候江干祖迎無
虛畧紛拏委瑣不翅倍之而有孚能於車塵馬
跡之間抽思會藻以發攄其所自得此其盤錯
奏騷恢乎游刃必有餘地矣江民故嗇于文教
其敗羣者或嚚訟逋賦至獐獷不可馴余在事
五載壹切用寬和爲理不務鷲擊有孚益加意
卯翼俗用是登禮讓而余亦藉焉以釋於臯籓
則有孚實左右之余故察有孚之政因以知有
孚之詩詩如其政政如其詩也孔子曰誦詩三

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又曰入其國其教可知溫柔敦厚詩教也今有孚詩具在劑文質諸宮商施於有政豈其無得於溫柔敦厚之旨而自犯腹笥之誚有孚真不負詩哉有孚之王父曰開府公經術吏治彪炳一時而有孚克世其弓冶其以詩緣政也不負丞亦不負祖余之知有孚也又不獨以詩矣

喬處後歷試草序

蓋海上有三喬生皆菰蘆異品而處後尤稱白

眉處後之伯氏曰仁和令君求以文章經術旗
鼓東南而處後箎之季君平子千里競爽嗣芳
人爲崔龍寶鳳喬氏有焉余校門弟子則三喬
生者裒然遞甲乙它生亡敢以鴈行進者自是
名益噪業益精婁試輒屈其曹偶嘖嘖奇處後
復奇余也蓋余於雲間士若龔與嘉杜君遷張
茂卿范更生皆從暗中摸索拔之第一人後先
得雋第進士至三喬生則聲實益鬯將無後來
者愈出愈奇耶乃巳酉之役處後幾入鼓而失

之今復阨於衡文使者豈徐靈眼珠能券于前
數子而獨爽于處後世知處後自不乏獨素負
人倫鑒有心人之作按劍時也其故余不能解
卽處後亦自不解以問世人世人亦莫之解而
處後獨曰是求齊之未工非子期之難遇也吾
且藉他山之攻豈敢效荆人之泣此其意深遠
矣處後之文抽馱繭絲如白地明光錦而趣在
筆先神超象外又如風前柳雪中梅別韻異香
可聞不可卽衡文者或過眼五色豈能終掩其

慧目靈心而皮相處後乎王右丞奏鬱輪袍受
知貴主陳拾遺椎寶琴一日而傾帝京人士文
有定價余雙眼終不錯處後勉矣母兄仁和公
而溟滓弟之處後名光啓君平名時英千里名
雲將稱海上三喬云

白下音二編序

昔鄭師文學琴於師襄柱指鉤絃三年不成章
舍其琴嘆曰文所存者不在絃志不在聲內不
得於心外不得於氣故不能發手而動絃請假

之以觀其後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秦青餞於郊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復求反終身不敢言去乃知義理無窮一解不如一解之二子者非積習攻苦凝神致志則不能盡師之妙彼媛媛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自謂天下之美盡在已者則培鼃海鼃之不覩于百谷王也始蓋和之行其白下音也一時都人士艷爲新聲傳摹楮貴予旣進之元音天籟矣今挾策南游旣卒業成均不願隸他曹

庚
每

每貴品格賤縹華余洒然異之至讀其雍中課
稅宅情位言標清務遠跼莛銜而首尾接其繪
章琢句務求切理厭心雖十易草不爲病以斯
知生用意之專凝神之一庶幾哉鍊鎔裁而曉
繁略矣然爲文者富於萬篇或貧一字驥左駮
駑右服則雅俗不均也夔一足跲踔而行則孤
立失朋也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則鑒淺而
氣衰也尾閭之波不漪牛山之木無陰則華悴
而實槁也有一於斯其瑕立見生蓋有志於玄

澹清曠者將綺交而脉注耶抑慚鳧企鶴耶大
司成公評生文謂理方宣而乍斂機疑往而若
旋此足以知生此足以盡生之槩生王父觀察
公翫髒磊砢以直道蚤廢于時再傳得生世其
箕裘不問家人產客賃廡者三冬湛精苦誦達
丙徹申名大噪三曹六館間今茲以往其益務
沿根討葉加膏晞光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
而不墜於淺弄閑才鋒賈餘文勇恢恢乎振觀
察未竟之緒而登作者壇也是在幼真矣是在

幼真矣

廣陵雍士共學錄序

陪京蓋 聖祖豐芑之都賢關首闢奉璋戔戔
諸以俊彥升雲集園橋者則畿輔居什之八蓋
土俗同臭味敦士負笈而觀上國之光如游家
塾可朝發而夕至也維揚卽畫江以北然去白
門盈盈衣帶一葦可航六館三舍之英薦賢書
不乏幾與吳會雁行然去來不一出復無常非
若閩浙楚粵之士之能久於其業閱歲不遷者

也今年春蔣溫兩司成在事加意型埴急士如
子士羸糧景從不翅川之赴海揚士鼓篋肄誦
絃中庚寒暑視昔加倍乃志其一時共學之雅
以齒差次書邑里家世如鄉會年籍故事而問
序於余余譚士嚶鳴求友志在四方卽海內知
已天涯比鄰而胡戀戀鄉國爲其戀戀鄉國毋
亦枌榆之情親桑梓之恭摯聲氣同而于喁合
乎然古稱交道優狎孰與弱轡隱密孰與耳餘
究之隙末凶終此亡異故面誓而背駟質盡而

貌澤故其爲交不可以旦爾諸士之挾策而來也入林盍簪班荆贈縞亦惟是里社是爲昏姻之好是篤情加昵而恭加綢矣有如善不相示過不相規久不相待遠不相致緣飾氤氳朋比媒黷聯袂通衢把臂大都振黨於凌器徵逐於酒食以是爲同是譚拾之市滿林回之醴甘也敬業樂羣之謂何且何以名昆弟而附於同心同德之雅乎易曰出門交有功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爾諸士出門同人齒弟兄也

義友朋也余於諸士叨友生誼不敢以怡怡故
忘切偲之規故以類族辨物爲同人者告庶其
母冒非幾以就雨司成之型范以稱於豐芑之
棫櫟則余有厚徼矣

王獻叔詩草序

赤城詩派倡自謝逸老而其季麓之嗣後作者
代興才人蔚起若永寧王氏則御史大夫存約
莆陽守存敬竝以麗藻鴻裁主盟壇坫同時謝
宗伯鳴治戴參知師文不翅方軌而馳傳子若

孫于喁接響蓋王氏世不乏青廂矣上舍獻叔
爲莆守耳孫少讀父書纂乃祖服博士一家之
言中遭病廢風雅千秋之業窮以益工其所著
秋柳鴈字詩金陵遊草靡不婉轉附物怱悵切
情五七近體韻適而章諧歌選古風采流而興
逸所謂稽音清峻阮旨遙深獻叔兼焉宜爲蔡
穉含儀部賞鑒不虛也余竊妄意近代詞家厭
薄七子而競爲廉纖體極頽耀豔窮力追新霏
霏乎流靡以自妍其細已甚大雅淪亡其何日

之有晚得獻叔引之入林恨相知不早也且從
牢慙恫悵中聞引商刻羽之奏不覺神怡而色
飛其以平情捐忿導鬱蠲疴所藉正不淺耳昔
王筠以詩呈沈約約稱其美曰指物程形無假
題署知音者希真奇殆絕余識謝休文而獻叔
之家學門風奇絕不減元禮竊自附賞音之列
以爲所以相要者政在此也獻叔馬首欲東會
余亦解雍務因爲述投分離合之感以題其詩
若夫築燹三唐鼓吹六經辭剪美稗風歸麗則

世兩先生箕裘且超筏而上也是在獻叔矣

洪爾昌澹如齋稿序

余友洪爾介參知意氣侏宕前無古人於世數
許可而雅私余逢人說項輒以千秋相命至爲
余語其群從爾昌則曰之子吾家駒是可一息
八極者余之知爾昌也以參知而爾昌知余則
參知誤借之牙齒耳一日爾昌將遊燕行其澹
如叅稿如干首過余而問序豈亦以余三折肱
之夫可能知醫而土炭癖嗜猶未忘參知促鄰

時語乎余惟今時文之變極矣正者絀奇奇者亦復絀正天水紛如茫然罔據卽令甲參申猶曰主司誰我吾以說一朝之遇而柰何求諧於沒世不可知之人爲余謂真正眞奇正不在字句間餽釘夫慧心內融神趣外益意亦游而思綺合則着地皆珠噴壁成畫淡可濃亦可喧可寂亦可而安在其必標禪悅以見奇句宋箋而索正也故以真正語眞奇正亦諧奇以眞奇語真正奇亦諧正沿流拾瀋萬口一腔木鳶楮葉

生意索然亦何惑乎奇正之交相駕而交相詆
無已時矣今讀爾昌之文奇不八刃正不落塵
參濃淡之間居喧寂之會滔滔纚纚似合似離
世有耳食目論吾必以爾昌解嘲持此懸國門
寧獨洛陽紙貴且令君苗研焚余以是歎洪氏
之多奇而參知之言之不謬也蓋參知兩試皆
爲第一卷幾占首功而猶心折吾爾昌爾昌第
勉之毋以前予讓人兄參知而弟之也倘參知
之幾望於爾昌意在斯乎其

以書論其質之

原缺

送難折角解頤昭若發覆而伊洛淵源不翹披
雲霧而耀日月矣先是講堂成歐陽文忠公指馬公太
府歐陽公記之茲復屬不佞某謚先生祠謂某
長茲邑且後先生而稱其鄉人也不可以無紀
某按吳蔡自讓王筭路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
賦斌號文學之國矣中庚六朝五季剝蝕於談
塵荒落於烟雲榛蕪於戎馬悠悠聖脉奄忽長
夜非幾生源流正學引濛汜而中天決江河而
行地而千百年墜緒胡以昭爍於茲其前紹

周程後啟羅李黼黻章施以迨今日東林諸君子尸祝而俎豆之斯亦千古一時已然某謂論道於今非不明之患而不行之患非揆玄抉微建鼓標幟之爲尊而斤斤鑿鑿具真修實用之足貴史稱先生天資高樸實簡易所見一定不須窮究其言義卽敬知卽覺饑食渴飲手持足行卽道皆超然獨解脫宋人支離窠臼至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事外金虜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勤王烏

合之衆宜立統帥一紀律使士用命和議不可恃三鎮不可棄宜責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匡時石畫皆熟情形諳事變深於兵家者之言真有用道學不與浮淫謬悠闕窳繁而渺功實者埒也乃或訾其辟應蔡京晚流佛老以是爲先生雌黃不知先生鴻才卓識行權濟時正善學正叔而融其拘使其志得行於靖康建炎間則女直可無南窺二帝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而柰之何阨於權奸

不究其用以歿此諸君子所爲扼擊太息而欲
某之論其世也某於諸君子亡能爲役第嘗讀
東林會約四要二惑九益九損諄諄持孟子性
善司南學者正與先生人性上不添一物之說
互相印券其立朝大節矚矚侃侃爭國是誅佞
舌幸際熙明獲展厥抱它日表旂常而勒鍾鼎
又不第如先生之偃蹇弱宋挾空言以老也學
者由諸君子之言以求先生由先生以溯河洛
洙泗是則所爲羹墻先生矣是役也侍御顧公

龍禎實捐厥址而後先臺使監司守相若中丞
曹公周公直指馬公楊公督學楊公備兵使者
鄒公蔡公楊公太府歐陽公王公司馬樊公別
駕陳公裴公司李韓公各捐俸錢以佐畚鍤費
金三百七十有奇其羨九十有奇某更足以金
矢營田百畝供春秋事及共學者餼經始於萬
曆甲辰初夏考於是年孟冬而講堂則諸君子
輸橐構焉諸君子者誰顧選部公憲成弟儀部
公允成葉尚璽公茂才陳湖州公懋學高大行

公攀龍安吏部公希范劉職方公元珍並以道
鳴其鄉長東林社者而諸生馬希尹王純一孫
之賢襄祠事有力法得書

日新書院記

松故未有書院有之自錢肇陽先生始其顏之
日新者何大中丞周公取湯盤之義爲先生勗
且以新松士俛洗俗學而覓聖真也先生綺歲
志道潛心理解間攄其生平之所自得著證義
二篇司南學者而令東萊時獨揭性善之旨擁

臯比都講環橋奕奕萊人士尊之不翅山之宗
岱而川之滙海也旣謝萊事歸爲政丘里里中
士執經戶屨相錯與東林虞山諸君子中分齊
魯矣會有請復西河精舍者格於勞費議中寢
先生慨然獨肩捐橐中裝若干緡鳩工飭材卽
居之左隅闢講堂焉中懸先聖像左晦翁右陽
明羣子衿朝朔望以次質疑送難無懈無譁蓋
不佞登其堂而簷阿圮城言言噲噲諸弟子折
角解頤魚魚雅雅而先生復爲之期會要東井

井秩秩一時士范翕然改觀庶幾白鹿天泉再
見今日不佞師帥茲土喜邦人之得師而作新
之有日也謹推中丞指爲先生記夫新者因乎
故者也日月經天終古如故而終古常新其間
晝夜代謝風雨晦冥未嘗一日不變也然貞明
之體不因之而少虧豈非其故然者有常而不
可易耶維人亦然人之遇親而孝遇長而悌遇
赤子而惻隱遇疇蹴爾汝而不屑不受此真心
也所謂不學不慮孩提之初真常不壞終古常

新者也聖賢教人無非提醒此心使反而得其
故然理不由色顯機不由人發外來聞見總假
非真辟之凍者望火暍者望水當其止足豈不
有濟然所止旣去凍暍依然故凡有所假借於
外於人者皆望火與水而乍生涼燠者非其
故然也易曰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書曰始
終如一時乃日新常人以聞見爲新故銷歇有
時聖人以剛健篤實爲新故始終如一者心
之初乾健艮止光之所以內闡而盛德大業由

茲新新而不窮故曰生生之謂易也一則純二則鑿岐見異解螽起蝟興則新之爲害滋烈夫訓詁新而經術愈晦矣執文新而士習愈舛矣請比新而律法愈亂矣議論新而國是愈紛矣人心風尚新而刀俎坑阱愈不可方物矣今日世道不憂同而憂異故余於諸士不患知新之不足而患溫故之未能夫新不由故出者謂之詭不謂之新王子故朱子者也朱子故孔子者也非孔子之故無以知朱子之新非朱子之故

無以知王子之新先生所爲合二國之成而斤斤於靈明之體察意在斯乎不然倚新爲名高標門別戶啜王陸牙後之慧而陰操戈焉恐陽明之後又復有新陽明者岐路亡羊日甚一日余懼諸士之失其故也於是乎記

須江清湖鎮新造九清橋記

出須江南十五里而遙有清湖鎮爲閩浙舟車之會當東南孔道稱要區云湖之水發霧蓋山百折建瓴而下潴滙於是湍悍奔駛不可以梁

鎮故設榜人二一葦通來往絡繹待濟至褰裳濡足行旅病焉歲丙申余奉

璽書起家越東備兵使者邑令蔣子以鎮諸生吏民之牒來請曰是溪也宜橋蓋前令君業經始斯役矣歲潰歲圯續用弗成則址當奔突故而主藏長或乾沒箕金少予役夫直而就嚙也且置舟夫耗歲緡無算徒委緡水無寧延石是圖一勞博永逸之爲快乎余從吏其議因遍上諸大吏咸報可余與參知薛公各捐俸訾佐工

乏而勅蔣令以興事任力其毋便鄉父老子弟
更缺望於我則令遂營焉曰令亡狀其敢啻窳
以詒使者羞因石於山因木於水因工於民力
橋庶幾其取寄橐哉夫豈不堅而覆簣爲之其
又令暴風霑潦以攻一日之費爲乃相水道便
利處監橋梁去故址可三十丈有奇召僧某醜
巨戶錢諸巨戶各欣然輸擇鄉三老廉幹者爲
司正董厥成令復益以祿羨贖緩旦夕勞來眎
畚鍤扶其惰者人人自奮厲重息繁繭百堵並

興未浹暮而就築成之日會余有百粵之命諸
生吏民擁馬首前謁追欲得余言以垂永永余
惟徒杠輿梁王政所先溱洧車渡僅稱衆母是
役也吏卒贊庸士庶用命帑不費隻鏹庾不煩
粒粟行者謳負者歌百年一日令於是母而父
矣因漫紀歲月以示來者令而下若丞簿尉各
效賄勞得並書云橋考卜於丙申某月某日落
成於丁酉某月某日延袤亭障若干丈木石工
資費若干緡鄉三老諸生吏民姓氏具碑陰

上海令豫章劉侯去思碑記

豫章劉侯侯海上四稔徵拜春官尚書郎蓋用
治狀異等云行之日都人士冠屐注者逢衣者
垂綏縞帶者諸父老杖者權者掖者攜者騎者
舟者挈楫者饋漿者長跼曲踊者自申浦屬之
揚子肩摩棹擊賁相望江干至擁鷁首不得前
侯亦爲停橈憫勞涕霑霑霑衣乃別無論古所
稱遮車臥轍卽近代東諸侯遷秩祖帳之盛未
有也侯旣行都人士若諸父老就北郭置生祠

祠侯而陳參知黃比部兩先生者勒石五父之衢以志侯績蓋庶幾畏壘峴首之遺焉子衿變變思未歇也則謂不佞居中長多士宜別有言惟侯治行未易更僕如亭役賦罷總繇疏河渠出窵滯止囂訟杜浸漁剪豪右夷萑苻則兩先生之術具矣吾曹稟令承教若瞻山斗仰日月柰何越俎而贅疣之貂不足耶亡已在士言士請得耑而僂指其概度海上之在江以南牒冗征繁什倍它巖邑令晨起鉤校簿書晝漏下六

十刻不遑七筋寧暇問膠庠比者士習佻達挾
文采相抗黨囂構煽材滋多囂乃滋甚士與令
日枘鑿則熟眎眊生眊士士益進退維谷猖狂
亡如獨不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賢則親亡能
則憐之乎吾亦一士士亦一民孰右間左孰左
衿禕孰內田疇孰外橫校孰先澤雁孰後菁莪
豈其一體而秦越之侯於士如傷焉下車興學
雅意作人飭澤官堂無傑然改觀不翅更始費
舉出月俸民亡與也祭菜鼓篋坐臯比橫經講

稅月課歲試割膏產贍餽餼薪積章相品其尤者登刷青用示風厲費舉出橐中裝民亡與也朔望朝諸生延見以時披襟降顏色若坐春風若飲醞酬而升桃李退陽鱗無問良楛人望其腹薪油有給婚喪乏絕有助卽一二詿誤觸文網亦爲曲加調劑示以矜全以故人人自愛益肆力於絃誦一時譽髦經明行修斌斌爲三吳冠而畿闈南宮褻然得雋者多海士矣大都侯坦衷推赤孳孳急士若家於授庭於訓浸假而

化眉睫士因以爲標浸假而化指臂士因以爲
矢浸假而化肝胆肺膈士因以爲干櫓一年而
象再年而從三年而速肖四年而天成侯示士
若懸鏡士信侯如列眉卽吾曹抗顏茲土樂觀
槐市之英濟濟奉璋嶽嶽折角秋毫皆侯賜也
若之何其釋侯鄙人何知饗其利者爲有德夫
廣厲學官誘進博士真良有司事也亦安在其
言士而不及民在漢吳公治平用賈生顯文翁
化蜀用張叔著侯以察父慈媪師帥多士意亦

有策治安朱輪顯遂如賈張其人也者傳之史
察以永侯德世世無疆爾多士亦被茲無疆澤
豈其丹青象貺羹墻片石一豚蹄斗酒而謝滿
篝之甄婁此則侯造士之本謀抑亦爾多士所
以思侯之上計也其勉旃毋忽侯名一曠字仲
歿起家萬曆乙未進士歷祁門上海令課兩邑
最越五載徵今官銓部推擇仍需次補臺省倡
而碑侯者諸生朱禮端朱輿張元球龔爲光並
感侯知它日能國士酬者不佞帷中高足弟子

也法得書

重修毘西城大士閣記

觀世音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悲憫衆生現
三十二應身度闍浮提一切苦厄變化億萬遍
華藏香海無盡身雲不可邊量思議今天下無
不怙恃推戴若呼吸可通而盼蠻可囑也鎮之
西城闍舊有麗譙奉大士像香火其中禱祠勿
絕歲久圯不治像亦剝落余以視郡之暇旣飭
其雉堞復念莊嚴妙相之夷於委露微塵也割

三
上
身
集
卷
之
五
二
俸繙新之於是丹楹修修碧楠道道聖土黝黝
珠瓔奕奕儼焉放五體寶光起瞻壯覩慧燈普
照彼岸矣會余有金閭之役信宿一槎夢先慈
者三一夕鄰舟不戒於火余在吟嚶中忽傳先
慈至止披衣出迎若有神呼之使寤者環視旁
舟烈焰四煽去余舟尺有咫耳惶怖頂禮無何
反風揚帆余舟從中流遄發亡恙大衆合掌皈
依佛力請記之以志靈感余謂夢寐祥幾於
語怪儒者多言無鬼神若之何其以因果駭世

然考觀音志元豐中王舜封使三韓遇風濤大
龜負舟忽覩大士金色晃耀現滿月相龜沒而
舟乃濟宋車子青泥之難爲虜所掠其母念子
燃七燈佛前念觀世音者經年車子忽若有人
引之南走陰黑中見七火光前導不覺抵家豈
非至性冥通無間幽顯大悲顯化普施津梁疇
昔之夢母耶佛耶汎慈帆度苦海不知佛之爲
母母之爲佛耶余是以愀然而悲遽然而覺一
切衆生無知扞罔罹箠楚而冤覆盆者皆慈因

所憫念也矧爲民父母而獨無拯拔弘願夫小
夫愚婦語以孝敬多愴然不知奸胥猾史繩以
三尺或傲然不顧有巫兒佛媪爲之張皇神鬼
譚地獄火城輪劫則亡不人人縮頸而咋舌此
其助流政教也捷於道與法矣則斯舉也上以
廣慈而教孝下以誘愚而懼兇若洒楊枝水而
脫齊民於清冷之淵亦恒河沙中一聚也直夢
是踐哉旣語大衆退而爲之記

歲修學宮東署紀事

學宮東署左爲堂右爲三友齋齋建自毘陵徐
儻弦先生別有記矣堂之後爲官廨廨之旁爲
庖湍凡若干所歲甲辰余拜一瓊海上中秋抵
署署圯弗治戶楹藩壁半屬烏有聞之闢者云
前人每傳舍其官或塗飾不爲歲計解任之後
卽以供庖人樵爨守者復棄而侵牟署同廢郵
且爲區脫矣余曰是湫蕪不可居捐橐中裝葺
焉拓廨右斥地營丈室四間爲宴息絃誦之所
余又以丁未避棘試捧檄返署別拓三友齋後

爲丙舍者二齋稅花卉若木蘭木香辛夷臘梅
之屬蒼鬱成林足供清玩也署路所由形家言
不利因修丙方開門門左右爲藥欄種樹以備
藩維廢棟頽垣朽柱傾礎無不新也費俸錢四
十千有奇窻楹地棚畢具木石皆堅耐勅家僮
毋毀傷薪木一木一器籍而登之以授守者使
後之人按籍而稽倘有差池卽臯之使償庶不
孤余拮据之苦心且以明余之兢兢守官不敢
傳舍也

重修大覺禪院記

環湖墅而居市廛囂湫有業白叢林兀然其中者大覺禪院也院爲勝國賜額開山建刹者弘辨法師僧世愚也院故名大覺或稱觀世音者正德間恩勅普門寶鏡水月影現也院歲燬于兵遞興遞廢迄今日而布金檀施寶地重開伐石記其事譏關使者善知識蔣光彥也使者方職金穀刀布處喧歷歎蒸之場一旦而聞大覺之諦強爲說之而強爲記之不幾于夢中語夢

手且成住壞空等幻也。觀音大覺幻名也。鏡幻景也。使者幻身也。記幻語也。幻之不足以存幻亦明矣。而安用記爲。雖然明鏡當臺豈分淨垢。幻華雖滅空性長存。居塵出塵蓮在泥而不染。離幻卽覺水涵影而不留。况夫應以宰官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則使者亦三十二應之一也。雖有記可也。圓覺經曰：依幻說覺亦名爲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幻乎覺乎。非覺非幻無幻。無覺亦覺亦幻。夫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

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
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真知以不知之知
知真覺以不覺之覺覺覺本無念見念卽乖觀
元無炤着炤卽昧覺非智亦非識觀非耳亦非
目覺無其覺是名大覺觀無其觀是名觀音有
無雙遣色塵不二幻盡覺圓心通法遍乃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使者說是覺也恍乎惚乎
出寐入寤若開金篋若沃甘露不覺脫火宅而
游清涼極樂界矣院之爲大覺耶觀世音耶夢

耶覺耶叉耶真耶比丘不知使者亦不知也請
以證之觀自在菩薩

郡侯汝陰竇公重修安平鎮紫陽院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而大司徒又以鄉三
物教萬民教成論其秀登之少學貢之澤官蓋
其重也故其時菁莪棫樸蔚爲國楨漢興去古
未遠諸郡國吏筮筮能嚮文學急儒生其在河
南用收賈生著蜀郡用起學官誘進博士著潁
川用力行教化興孝悌著一代人才吏治後先

暉映倚與盛矣晚近世所稱良守率庀小辦日
芻芻課程書彼方以膠庠爲唐肆俎豆爲康瓠
安問逢掖文教皆窳儒效濶疎則職此之由吾
泉故文儒之國也而自汝陰竇公來典郡則益
申功令而廣厲博士弟子旣以其間修古文行
學宮清甕圃之旁斥壤而拆節衿髦倒屣下榻
不翅焉又時時程莪勸功而遞甲乙之諸衿髦
人人意滿自以爲得師信如列眉直指學使者
所試八技异等具出公前予蓋公藻心天授游

夏之業自昔爲三輔冠故能以經術潤色吏事
如此郡西南鄙石井鎮郡一都會也鎮諸生百
有奇亦公部中士也蓋自宋嘉定間朱韋齋先
生監石井稅而晦菴先生從之講業鎮于是有
鄉校後人卽其地祀二先生故杏有壇小山叢
竹有扁皆先生過化之遺也鎮人士絃誦其中
修祠事如秩節歲久垣圯間爲豪右牟斂某子
甲庀居室削校前地如千尺又屋角衝射爲形
家忌諸生昌言而與某子甲問其黠奴復凌侮

諸生鎮人士以聞于公會公行部卽單車詣鎮
謁二朱先生祠勒反所侵地而寘奴于法仍諭
某子甲嘉與更始亟葺校以贖憊而公復捐俸
以佐工乏蓋芹藻之恩施于往哲鸞鳳之治不
罰而化矣諸生悅是舉也聚族而謀所以碑公
者以告余余曰鄭僑不毀鄉校而鄉校之謗弭
竇大夫復鄉校而鄉校之譽興民情直道今昔
同符且也回面革心幾致刑措與人之誦不待
三年偉哉作人之功直毋衆人而父之又奚論

河南潁川蜀郡之烈乎爾諸生亦習聞漢事矣
河南收賈生非生之通達國體條治安一書則
吳公之名不顯蜀郡誘進文學微張叔諸人卒
業朱輪顯遂則文翁之化不章潁川功名損於
爲相亦其所舉察士亡能光昭之故洵矣師弟
子之交引爲重也爾諸生之尸祝紫陽也不啻
日月矣余少服朱訓迄今通籍衡春秋闡兩雍
士斤斤守帖括不踰繩尺而邇聞士習卑靡募
古師心間竊竺乾枉下之唾餘承謬襲舛至薄

章句爲訓詁而弁髦棄之爾諸生其有之手是
俎豆而芻狗之也卽紫陽且叱去其何改於憑
陵者之喙吾鎮夙稱鄒魯必不其然今竇公過
化何如紫陽諸士日就冶鑄何如聞知紫陽泰
岱在望模楷一新有不灑然矜奮一意守師說
出入不悖所聞非夫也異時者庶幾有經明行
修之彥出而應薪蕪之求人按籍而名曰夫夫
紫陽氏之私淑艾也而竇公所樹士也余修斑
管之業且合循吏儒林以傳公而爾諸生亦幸

託於賈張之後乘其于紫陽不永有光哉不然
而徒徵文勒石鋪張以是報公則淺矣固非余
所願聞亦非公所以厚期諸士意也余旣推公
意以勗諸士復申言末簡曰公治行斌斌出西
京良吏上其有德於吾泉最鉅而茲僅僅以吾
鎮之績著則兩露一杓耳爾諸士母亦一斗酒
一豚蹄而謝滿溝之甌萋乎雖然諸士因思公
以思紫陽不負紫陽以不負公公其能無惠徼
紫陽爲吾鎮重也耶今廟堂方急公用公公一

再遷而視學開府視學開府必閩中是公之大
有造於閩無已時而諸士日夜祝公之終惠吾
鎮也又不獨校門七尺碑矣余鎮人也言鎮耳
敬以石代言爲鎮人士倡而永公思於弗諼公
名子備字燕雲第萬曆壬辰進士繇地曹郎守
吾郡